

心

声集

刘亮中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心 声 集

刘亮中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心 声 · 集

刘亮中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4.7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8—03111—3/1 · 1097

定价:6.00 元

序

· 王中俊 ·

刘亮中著《心声集》将要出版，嘱我写上几句话，作为序文。这真是情不可却，又着实为难。因为自知思拙笔钝，难以为序。也好，先睹为快呗！

静夜，读着文集的清样，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亮中同志是教我办报习作的启蒙老师之一，60年代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志在高山草原》，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修改编发的。在那生活被扭曲的日子，我们又同遭厄运，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前沿，经受过凄风苦雨的洗礼。诚然，脊梁没有扭曲，心声并未终断。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踏着早春의残雪，相互勉励：我们相信，有死亡的沙海，就有生命的绿浪，只要有开拓者的坚韧与顽强；我们相信，是智慧的花朵，就总会倾吐芬芳，只要有育才的空气和土壤……

读着文集，确实使我感受到这就是作者的心声，是他心中燃烧的生命之火，是从心中涌出的生命之泉，饱含着作者扎实生活的底蕴和严正人格的力量。这本文

集是作者心志、阅历、修养、劳作和情怀的凝聚，是作者人生遭际、悲欢、开拓、求索的结晶。这些文字是作者锲而不舍的学力、几十年的心血和深沉的情愫交织而成的。无论是写人状物，还是写景抒情；无论是散文、札记，还是特写、小说，字里行间都流荡着友爱、真诚与纯朴。我想，越是建设现代化的生活，越是需要崇尚人与自然的融合，倡导“经济圈”、“社会圈”、“生态圈”三圈的协调运行，崇尚精神文明和返朴归真的自然美。

这本《心声集》深厚的根基，就在于它充满着作者对生活的深沉执著的爱。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历史文化、爱秀美山川、爱白杨大漠、爱那些普普通通而又并不平凡的人们。我想以一组短语，结束这似序非序的文字：

有山，就有登山虎，
有海，就有哥伦布，
有情，就有连根树；
有高山，就有深谷，
有苦海，就有乐土，
有爱情，就会青春永驻。

愿刘亮中同志永远挚爱创造美的劳作，更有突破与超越；愿拙文有助于增进读者与作者、文集的共鸣、默契与理解。

1994. 8. 20

目 录

我写日记(代前言)..... (1)

“的士”女..... (5)

人民列车在前进..... (8)

长臂伸向苍穹 (14)

好热啊,吐鲁番! (17)

聂教成写真 (20)

飞向阿勒泰 (24)

月落石城 (28)

三月雪 (31)

拓荒者的足迹 (34)

我爱白杨 (37)

冷暖集选抄 (45)

洁白的奶浆(小说) (51)

人面桃花 (74)

贵州的路 (84)

华西村观花 (90)

长江三峡行随记 (94)

白帝城头 (94)

三峡的水 (97)

大坝的电 (99)

中华鲟·····	(101)
神女峰·····	(102)
小三峡·····	(104)
访诸葛亮故居隆中·····	(108)
览物情二章·····	(112)
花果山“观世音”·····	(112)
君山竹·····	(115)
东行漫记·····	(118)
火车头·····	(118)
卧猫山下的花·····	(120)
西湖之晨·····	(123)
黄海之浪·····	(124)
云山道家·····	(126)
九华山苦乐游·····	(129)
——旅游日记之一	
黄山日出观·····	(132)
——旅游日记之二	
漓江情·····	(135)
——旅游日记之三	
白洋淀泛舟·····	(137)
——旅游日记之四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纪行	(141)
松花江上·····	(142)
卡尔·马克思大街·····	(145)
自由市场掠影·····	(147)
娜嘉和俄罗斯的孩子們	(149)

光荣广场·····	(152)
读史札记 ·····	(155)
陶侃拾屑·····	(155)
难得肖疑·····	(156)
“沈约不文”和“江郎才尽”·····	(157)
真诚的爱国者·····	(159)
赵汝愚和韩托胄·····	(160)
温都尔汗·····	(161)
刘伯温的悲剧·····	(162)
魏忠贤乱国析·····	(163)
爱将永存(后记) ·····	(165)

我写日记

(代前言)

我写日记，自解放前上中学时始。解放后弃学从军，日记名副其实，日日记，不曾间断。自50年代中期起，当新闻兵，日记本是我的“练兵场”，也是我的心声记。

日记，是心之声。写日记，记者是我，读者也是我，我可以无所顾忌，敞开心扉任笔记，记录我改造主观世界的心声，记录我改造客观世界的心愿。我的日记，尤其是早期的日记，字里行间，闪烁着精神世界的火花，也折射出生命历程的坎坷。

日记，是“练兵场”。我的笔耕史，是一部自学、自练、自强史。日记本，是我的“作业本”，也是我的“材料库”。平时——坐报馆当编辑时，日记不放松；“战时”——“下去”当记者时，生活时空出现突变时，日记更不离手。在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社会实践中，日记如鱼得水，种种鲜活的思想，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情景，鲜活的素材，扑面而来，喷涌而出，我一一收贮于日记

之中，随时咀嚼，消化，伺机融入我的作品里。选入这本《心声集》的散文、特写、札记、报告文学，从开篇《的士女》到末章《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纪行》，篇篇源出日记。它们，有的是从日记中提炼出来的，有的是日记的拓展与升华，有的则是日记的节选。即便是小说、诗歌，其源头，其灵感，也脱不开沉淀生活、积累素材的日记。

实实在在地说，反映心之声的日记，作为“材料库”的日记，是我这本《心声集》的母体所在。没有那一页页、一本本日记，便不会有这一章章、一篇篇散文、特写、小说、诗歌。没有日记的贮存，那“的士女”早已驶出心田，那“三月雪”早已融化干涸，那“卧猫山下的花”早已溅落故土，那“洁白的奶浆”早已荡然不存。

日记伴我成长，日记助我成文。

我爱日记，我珍惜日记。那二十余本、近百万字的日记，凝聚着我大半生的心血！为写日记，我熬过多少午夜，耗过多少精力！我写日记，大多在夜阑人静时，极少沾白昼的光。在乌鲁木齐市一旧院老宅斗室里，我伴着妻女轻柔的鼾声写日记；在准噶尔原野的垦荒帐篷里，我伴着夜班拖拉机的隆隆声，盘坐草褥，凭借烛光写日记；在长江航运线“江汉”号客轮的三等舱里，在邻铺阵阵“吊主”、“扣底”的扑克游戏声中，我倚坐床头写日记。在喀什麦盖提新垦区的土窑洞中，在伊犁尼勒克草原的哈萨克毡房内，在“京——乌”、“沪——乌”特快列车的铺位上，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宾馆客房的昏黄电灯下……都曾留下我这个“日记迷”的身影。日记在我身体之外，又在我生命之中。我爱日记，如同爱惜

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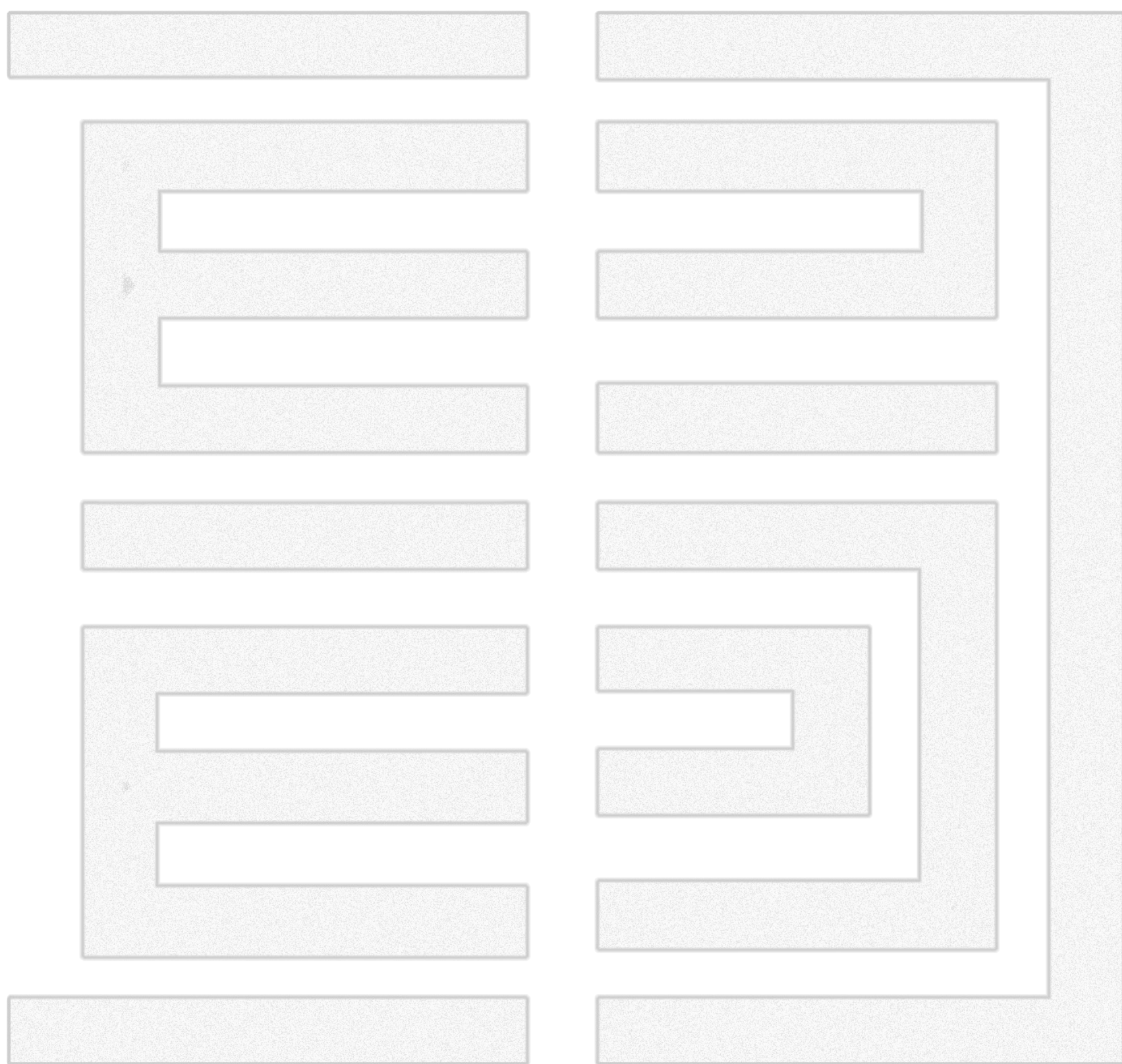
然而，在盛行文字狱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我心爱的日记被糟践、被污辱。那些“文革”的精神刽子手，无视党规国法，掠走我的日记，诬陷我的日记，扼杀我的心声。他们把我，连同跟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妻子儿女，放逐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一个农场，截断我笔耕的路，剥夺我写日记的权利。我写日记的笔失去了，但写日记的心不死，心之声依然在胸腔回荡。那些年，在荒漠草滩牧牛的岁月里，我的日记、我的心声，凝结成一首首诗歌，我不敢把它们记在本本上，只能面对空旷的草原吟唱。

“文抒心声罹文网，十载蒙垢一旦清，诗藏心底待今日，终得冷暖入汗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头一年，也是党组织为我平反的头一年，我终于打开关闭10年的心扉，在日记本上追记下一首首旧诗，并题名《冷暖集》。诗集的扉页上，我写下了前面四句序诗。10年浩劫过去，党的阳光重新照亮了祖国大地，也照亮了我个人的前程。我拂去仅存的第一本日记册的灰尘，那深红漆布硬纸的封面，那牢牢嵌入红底的“前进日记”四个银色宋体大字，那被岁月抹淡的一页页、一行行稚嫩笔迹，重又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这本于1950年10月31日开篇的“前进日记”，是我16岁时参加革命工作第一个月的日记。它翻开了我新生活的第一页，它忠实地印着我“前进”的第一个足迹。在由此发端的前进路上，我历经了44年的坎坷、风雨，饱尝了社会人生的苦辣酸甜。幸得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指引，幸得众多亲友

的鞭策扶持，我终究没有停止“前进”，没有停止“日记”，没有停止心声的传播，没有停止生活的开拓。

我写日记，昨天，今天，明天。

1994年5月4日于乌鲁木齐



“的士”女

“老师傅，坐车吧？”我们三人刚走到乌鲁木齐市红山出租汽车停车点，一辆微型汽车的女司机便探出头来，招揽生意。小景上前同司机搭话，我和武沐阳工程师站在一旁欣赏这辆小车：皮肤嫩黄色，鲜亮鲜亮的，车顶上围一圈行包护栏，上面立着一块翠绿色“的士”牌标。

不一会，司机打开车门，按下座位靠背，小景和我先钻进后座，武工进了前座。

女司机看来不过 30 多岁。素衣青裙，褐红方脸，眉宇间显出精灵气。车型虽微，里面却很整洁，软座舒适，座巾干净；挡风玻璃正中处，轻轻晃动着一只塑料小花篮。

车出城，上了一级公路，女司机见武工在看里程表，便说：“这路好，八九十码没事。”车近十字路口，迎面一辆带拖斗的卡车突然向左转弯，我们的车嘎然停住，真险！“混蛋，拐弯不鸣号，不会跑车逞啥能！”女司

机骂道。武工赞她刹车灵。“那是。我这车，跑得再快，遇急情一脚止住，不含糊！”

“女同志，跑单车，真有你的！”武工说。

“那有啥！我怕啥！我哪儿都跑，短途长途，随便。我拿上执照四五年了，开车当然行，检修个小毛病，也凑合——不怎么样，拾掇着能跑吧。”

按理，司机开车，不宜多言，可这位女司机，却说话开车两不误，你提一两句，她的话就接二连三蹦出来。

“跑短途当然痛快，市内转转，一天挣个百八十元，不费事。最好是包车——昨天就是包车，载着乘客，跑了大半天，转到好几处，人家把要跑的地方都跑到了，要办的事都办利索了，高兴起来，请我吃馆子。吃就吃，人情嘛！新名词叫——”女司机头不偏，眼不斜。武工顺势搭腔：“人际关系。”“对啦，人际关系。开车，这‘关系’可是要紧，要不，寸步难行。我的‘关系’不错，运气也不错。所以，我开车，需要什么都有人帮。”

“去年我跑过一趟长途，下库车。嗨！那一趟，累且不说，差点扔在戈壁滩晒干尸！怎么回事？车过塔什店，一段渺无人烟的去处，钢板断了一块，完了，没治了！挡了几辆过路车，有的停都不停，有的停下来摇摇头便走了。我只好站在车前发怔。幸而天底下总有好心人。一辆‘解放’在我面前停住，下来个男子汉，我尊称他老师傅，其实看那模样，跟我年纪差不多。那师傅问明情况，二话没说，便解下钢丝绳，把我的车拉上，直拉到焉耆，帮我装上钢板，见我开车走了他才走，真正的好人哪！这趟跑库车虽说挣了700元，却把人整苦了，可终

究苦尽甜来，难得啊！”她朝武工抿嘴一笑。

“时势造英雄”。这位“的士”女自然算不上英雄，但按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女强人。时势怎么造出这位“女强人”的？我默默地想。

她刚小学毕业，便赶上“文革”，教书匠父母都被打成黑帮，死在狱中。她，12岁的女孩子，家中的老大，带着几个弟妹，既是姐，又是妈，也当爸。10年磨难，炼就了她的性格、能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平反昭雪，她出任乌鲁木齐市某学院采购员。“那几年，我走南闯北，按供销科要求把什么都买回来了，只是没有把科里头头孝敬到，便对我冷言冷语，给我小鞋穿。我同科长闹翻了，不干了！”于是，她停薪留职，凭着一点港澳关系，买到这辆小车，当起出租汽车个体户来。

车到昌吉市，不到一小时，我们便办完了公事。归途，我们和她渐熟，话也深了些。上面记述的“家史”，就是她在归途中说的。有阵子，她还哼唱流行歌曲，调门不高，音倒挺清亮。

正午到家。我们下车向她道谢。她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车开去后，小景说：别看她说得好听，要钱可狠啦。讲定50元，可最后硬要了60元。说是在昌吉停留时间，“讲定半小时，可你们停了50分钟，误了我20分钟的生意！”

（1987年7月10日于乌鲁木齐）

人民列车在前进

一

“人民列车在前进？”我坐在南京车站候车室里，听到列车前进的轰鸣声，脑海里却在“前进”后面涌出一个“？”。这个“？”，是我在这些日子，尤其是今日——1989年5月29日在这候车室里所忆、所闻而凝成的。

我忆及，前日从安徽屯溪至南京乘坐68次特快列车的情景：挤上车厢，像是进了垃圾堆，通道上，座位下，垃圾一层又一层。渴了，难找到开水；只见卖高价饮料的。除了上车、下车时那两阵子，我们在车上整整8小时，没见一个列车乘务员露面。

我听见，一些候车的旅客在交谈近日乘坐南方一些火车的观感：“车厢不像‘旅客之家’，倒像交易所。补卧铺票要‘好处费’，要外烟；灌茶炉开水，先要买高价茶叶，或者干脆不烧水，只卖高价饮料。”这传闻可震动了候车的旅客，有些人急匆匆地跑出跑进，灌来一壶壶

开水，买来一瓶瓶饮料。我又听到，身旁一个自称跑遍南方各省的旅客，诉说铁路列车服务差后感叹：“人人都喊为人民服务，可在‘服务’上下真功夫的有几个？”

上海——乌鲁木齐 53 次特快列车开进南京站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车门台阶。

二

特快列车呼啸着驶离南京站。我顺着列车前进的方向，从末节硬座车厢，朝最前头的车厢走去，走一节，看一节。地板是干净的，门窗是明亮的，洗脸池是白白的，保温桶是沉沉的。我眼见——一位老大爷提着包袱靠在通道旁，列车员迎上去，搀扶着，领着他落座。我耳听——“同志，请喝水！”列车员提着水壶，亲切地招呼。我遇到——在列车中段一节车厢前部，有 4 个乘客围着配戴列车长臂章的乘务人员要卧铺票，争先表态：“给我补卧铺，送你好处费。”“我们不收什么好处费，只按登记顺序办，当然要照顾老弱病残。”列车长在解释，几个乘客仍把拿钱的手伸过去。“我们人民列车，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对人民敲杠子，不能见钱眼开——把钱收起来，回到你们座上去。”列车长的话落地有声（过后得知，答话者名肖文胜，副列车长）。

列车前进我也前进。在轻松的广播音乐声中，在清爽、欢快的气氛中，我穿过整整 13 节车厢后，在归我使用三昼夜的卧铺上坐下来。上车前留在脑中的问号开